

捕螢人

周燦詩集

教育出版社出版









捕萤人

周粲著



EP 教育出版社出版



捕萤人

督印：何家良

著者：周 燦

封面设计：谢清

出版：教育出版社

兼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175A-179A, (Blk 19)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印刷：永佳彩印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 订价新币二元五角

目 录

- | | | | |
|----|-------|----|----------|
| 1 | 荷 | 33 | 石庭 |
| 2 | 树 | 35 | 到圣淘沙然后回来 |
| 3 | 船 | 37 | 云顶，在云之顶 |
| 5 | 寺 | 39 | 教练 |
| 7 | 花伞 | 40 | 毕加索 |
| 8 | 公园 | 41 | 圣诞老人 |
| 10 | 声音 | 42 | 鸬鹚 |
| 11 | 戒指 | 43 | 歌者 |
| 13 | 灯笼 | 44 | 捕萤人 |
| 14 | 城市 | 45 | 婆孙 |
| 15 | 蝉季 | 46 | 两少年 |
| 16 | 蝶群 | 48 | 赠柳北岸两首 |
| 17 | 银河 | 50 | 时光 |
| 18 | 碑·夕阳 | 52 | 时间和我 |
| 19 | 相思豆 | 54 | 日历 |
| 20 | 圣诞树 | 55 | 问月 |
| 22 | 不花的树 | 57 | 坐月 |
| 23 | 树的四季 | 59 | 月下 |
| 25 | 莲之一章 | 60 | 中秋/1976 |
| 26 | 竖琴断想 | 61 | 一个早晨 |
| 28 | 这就是欧洲 | 62 | 把夜读老 |
| 30 | 教堂巡礼 | 64 | 今夜宴已终 |
| 31 | 椿山庄 | 66 | 那时的夜 |

- | | | | |
|-----|----------|-----|---------|
| 68 | 然后 | 107 | 斗法 |
| 69 | 街上 | 109 | 听旧歌 |
| 70 | 季节 | 111 | 想 |
| 72 | 夏日 | 112 | 堕果 |
| 73 | 所谓新年 | 113 | 渴望 |
| 75 | 元宵 | 114 | 延续 |
| 77 | 星期六 | 115 | 要求 |
| 78 | 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 117 | 适应 |
| 79 | 一滩黄 | 118 | 肢解 |
| 81 | 落花操 | 119 | 花前 |
| 83 | 风筝的天空 | 120 | 烦恼 |
| 84 | 你的青春 | 121 | 所谓悲哀 |
| 85 | 一墙的蝶尸 | 123 | 何妨 |
| 87 | 堕落，突然地 | 124 | 小瞌睡·大睡眠 |
| 89 | 月的象征 | 126 | 属我 |
| 90 | 周年祭 | 127 | 走路 |
| 91 | 踏青季 | 129 | 你我 |
| 93 | 清明草色 | 130 | 走走坐坐 |
| 94 | 名字叫做夜 | 131 | 天地悠悠 |
| 96 | 死在湖那头 | 133 | 构图 |
| 97 | 吊丧 | 135 | 过程 |
| 99 | 写作 | 137 | 绝尘 |
| 100 | 绕塘 | 138 | 逆流 |
| 101 | 旅游 | 140 | 鱼之乐 |
| 102 | 面试 | 142 | 唉！鱼儿 |
| 103 | 种花 | 144 | 还是这样的好 |
| 105 | 活着 | 145 | 我们也有翅膀 |

荷

泼墨之后
必在大幅的田田里
敷以即将褪色的
胭脂
且在亭亭的蓬上
竖一只
非常工笔的蜻蜓

如此
虽栽在粉墙之上
也有寒冽
如夏日的池塘
有雨声三五
滴破晚唐的诗卷

周敦颐 周敦颐
你在哪里

树

不能消除
心头的颤慄
日日
看太阳
烧红树梢所有的青葱
再看月亮
把它们
浸在凉凉的清晖里

且深知
不久 林下又将
积厚厚的一层落叶

甚至于
不必有风
一声轰然
也会倒下
一个绿绒绒的影子

直至有一天
瞥见地上一棵幼苗
是自己的种子所萌发的
才忽然间宽了心

日子奔流如昔
但阳光
已不那么刺眼了

船

也曾梦过 年轻时
坐一艘
很大很大很大
的船
和一群水手
航行去一个
很远很远很远
的地方

海蓝天蓝
甲板上
有许多风 许多金色阳光
还有许多海鸥飞翔
喂
有许多盐
沾附着古铜的肌肉

非常醉心
于一个接一个
样子全不相同的码头
码头的夜
陌生而蛊惑的灯火

(当然也有吉打
也有一遍又一遍
老是唱不老的歌)

然而梦里的惊涛骇浪
能随流逝的日子
变湖里不兴的水波
很大很大的船
遂缩小成
醒时玻璃橱里
一叶玲珑的装饰



寺

何只双林
所有的寺庙
都必须
建在山中

不是普通的 当然
而是很深很深的山
山中有
很深很深的林
可以采药
有良田千亩
可以躬耕
有长而斜的梯级
可以汲水
自溪中河中

香火不必很盛
绿女红男
仅是闹端阳
或踏青的季节

再说 禅
并不是说大鼓书
菩提树下
上一个秋的落叶
尚未化泥

却常有知书的过客
夜间到来叩门
剪灯之后
有苦茶甘冽
能通七窍

木鱼声中
有棋 有僧语
有风有檐前残月
伴两个未眠



花伞

已经一地了
却还是降下 降下
自高高树顶
无声
也不理会
有没有翘首
或者低头的人

风过
撩乱的纷纷
风定
三把五把
小小的伞儿
在初阳的金光里
闪烁

树顶
青草地
只是惊心的
短短的距离

公园

作画的是印象的秀拉

作品名称

是夏之日曜日

背景

当然是公园

绿得刺眼的草坡

铜乐吹出一朵

夏日最后的玫瑰

指挥之外

有一学步的小童

也在一旁挥舞

他的双臂

但没有装束如马一般

撑遮阳伞的贵妇人

没有戴礼帽拿手杖的绅士

听众的绿女红男

七零八落地坐着躺着

在暖暖的阳光中

等待鼓掌

不鼓掌的

是午荫如帘的大树

迎风摇曳的丛竹

以及把一天白云都吞吃

却若无其事

一声不响的湖



声音

当我来到荒郊
步入落叶铺成的小路
我听见了
前此听不到的
声音

鸟语最清楚
啁啾啾啾
有远 有近
还有许多昆虫
在唱一些
显然是赞美早晨的歌
还有风
侃侃地谈论着
伸过密林千指的金黄

当我离开荒郊
走出落叶铺成的小路
一切的声音
都隐去了
有如我忽然失掉
一双天籁的耳朵

戒指

那时的眼是春天的眼
山南山北
处处是青青的草色
那时的耳朵是春天的耳朵
所有的禽呀草虫呀
都毫不拘束地叫闹

而人家还说 那时
该有两个金属的环
套在你我的指上
于是我们就各自成了
画展中贴上红纸的
被欣赏的杰作

当然 那样的小巧的环
金的也好
银的也好
铜的也好
都有它自己的
由于不可转让而标示的
蛮不讲理的价格

从此以后
即使在黑暗里
它也能发钻石的光 珍珠的光
即使它毁了容 断了肢
它也是

父母亲残废而不忍毒杀的婴孩

所以那样的环
已经不是一种装饰
且和美和时兴无关
它是月亮
黑夜在时它也在
它是太阳
白昼在时
它照耀着整个的天空



灯笼

是抢下来的
这只灯笼
去年今日
自爸爸手里

去年今日
爸爸说
丢了它吧
丢了它 明年再买一盏
一年的时间

好长呢
收藏它做什么

然而说着说着
已是今年的今日
今年今日
我们仍在提着
那只摘去了蛛网的
去年的灯笼

城市

前也是繁花
后也是繁花
那池塘呢
那丑陋却有特征的池塘呢

左也是树林
右也是树林
那土丘呢
那刺眼却有个性化的土丘呢

一切都不可辨识
而我遂迷失
在划一的美丽中

无从思古
往日
象一只投向椰梢的
遥远的萤

蝉 季

这些时日
林中的蝉
絮聒得紧了

从清晨到黄昏
那声响
可以缠作
一粒绒线球

把蝉捕了
装在盒子里
是孩子们做的事

谁能
装进盒子里
把整个长长的夏日

蝶群

你不会知道
一群蝶
自何处来
林间 山崖
或者天际

蝶来
就这样来了
蝶来之后
静止的万绿中
无声无形的芬芳中
逐有了
另一些翩跹的色彩

纵使时间是战国
又如何指认
蝶影幢幢里
哪一只
是入梦的庄周

银河

夜深灯前
振笔疾书
心想
春梦无痕
我仍要鲜花
妆点我的世界

随即发觉
黑暗中
有一个声音嗤嗤地笑
而且说
来是空言去绝踪
月斜楼上五更钟

只有声音
却始终不见
发出声音那个人

我起身
游目窗外
长空万里
又是那道
叫人战慄的银河

碑 · 夕阳

碑罗列着
在夕阳下
以一种积木之姿
和玩积木的闲暇

既不在人间
当然不会有烟火
只偶尔的鲜花
讲一则半则
惹草沾帏的故事

如果能够
也吟一吟
许多人听了
立刻就忘了的诗
还在 那青山
红几度 那夕阳

相思豆

只不过是一种豆
该叶的时候叶
该花的时候花
该种子的时候种子

却也有不平常的时刻
清风过后
毕拔声里
红红的
撒一地的相思



圣诞树

一棵圣诞树

竟能负载那么多东西

能负载许多

果子般浑圆的彩球

能负载东一个西一个

听不见声音的银铃

这边树枝上

坐一个围巾飘飘的雪人

那边叶丛中

立一个长了翅膀的小天使

夜来

盛装的圣诞树

还会借无数灯饰

闪闪发光

一棵圣诞树

竟能负载那么多东西

能负载爱与欢笑

能负载宁静与温馨

能负载烛光中

全用歌乐表达的赞美

能负载一个

陪同冬日而来的

古远的故事
能负载艳阳下
虽没有雪
也会滋生的
一年又一年的幻想



不花的树

开不成花
那树

遂想到自己的叶
和四月的阳光说好了
一日之间
就将它们都化成金
化成琥珀
眩行人的眼

且也在另一日之间
唏哩哗啦
以昆虫才听见的声音
在风里 雨里
撒下来

当人们重见
枝头另一次绿
那树
也有过
一番季节的喧哗

树的四季

没有秋天
实在不好

没有了秋天
瑟缩在寒风里的树
就不能
把它穿旧穿厌的衣
次第除下

没有冬天
实在不好
没有了冬天
所有进入穷籍的枝干
就无从呈现出
它们的落魄与寒酸

没有春天
实在不好

没有了春天
就不知道
即使是一星绿 一抹红
也是蝴蝶才知道的喜悦

没有夏天
实在不好

没有了夏天
谁又晓得
温暖和亮光
是怎么一回事
以及什么是
暴发户的豪奢



莲之一章

非人间的
似乎只有莲
它翩翩然
自清与冷中
穿出 浮起

如果有风
轻飘飘的
它就会从绿云里
羽化而去

非但不沾尘
即使滴水也不沾
水来
叫一声
变

所有的水滴
遂变成了
滚滚的珍珠

竖琴断想

那架弓一般的乐器
不是铸造
而该是描绘出来的

描绘者
也一并创作了
那个手臂修长
手指修长的女孩

(那女孩
最好秀发披肩
素裙曳地)

背景却必须是一片蔚蓝的水
在古老遥远的欧洲
沙很白很细
且零落着几只
随时可以拿起来吹奏的
海螺

至于天空
不是非常的希腊
也必定十分罗马
一阵风过
云如万花筒
又有另一番炫目的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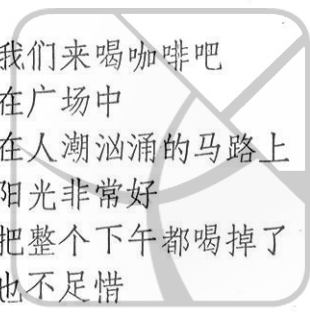
声音
清晰的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
空中
抑或水中



这就是欧洲

可不是吗
这就是欧洲

狭巷 小楼
还有铜雕的石板路
鸽子如云
随谷粒乱飞
喷泉如雨
扑人以一脸欢畅



我们来喝咖啡吧
在广场中
在人潮汹涌的马路上
阳光非常好
把整个下午都喝掉了
也不足惜

阳光非常好
让我们嬉戏
在所有的海湾
让我们假寐
在各处的方场和公园
蓝 流动着
绿 无休止地泛滥

还有更多的色彩
作万花筒的组合

于冰冷的
教堂的玻璃窗上
故事开始了
第一篇
是灵光闪烁的创世纪

就是在黄昏
古老的夕阳
也有一份优雅
而凝视着它的
全是断臂的雕像

花是小花
庭院小巧玲珑
蜘蛛枯坐在网心
缅怀金色的往昔

可不是吗
这就是欧洲

教堂巡礼

又是教堂
然而我不要教堂
矗立的巨石
是如此之阴森
 如此之冰冷
在冬天

即使神台前掉落的
开花的白烛
斑烂的
能说故事的窗玻璃
也只传达着战慄

影子很重
湿湿的
贴着存心滑倒人的
光洁的地面

我知道了
原来是那两扇铁门
一开一闭的回音
是那凜然下瞰的天窗
使人忽然有了自卑
且深觉自己
那么渺小那么脆弱

椿山庄

显然非常的向往 那些人
于昔日的长安
肥马轻车
流过崎岖的碎石路

路边有绿瓦红墙
有飞檐和耸立的塔
与天同在

而茶道是一种仪式
进餐是一种赞美的历程
在能发思古之幽情的椿山莊

虽是一个小小的山莊
却有自己的四季
春花敷锦
夏萤如星
等到秋来
枫叶红艳艳
冬雪后
庭院白茫茫

然而庭院之外
山莊之外
车如流水马如龙
钢铁和水泥和烟囱
配搭成
一尊怵目惊心的现代



石庭

必须独坐
以静观
咫尺之间的一座石庭

(女巫的水晶球亮了
海市蜃楼
自成一个世界)

满源于空
有来自无

公孙龙和惠施
都不是存心要诡辩
不是存心要卖弄玄虚
那梦蝶的莊周

眼观鼻
鼻观心
心如止水
而一园的枯山枯水
却悄悄地活了过来

心灵中的枯山枯水
都蠢蠢然活了过来
沙上有万道江河
石群是千峰叠翠

闭起眼睛

有鸟语来自林间
有花香熏心欲醉

尤其那个蝉
它啼声最远，最幽
禅是蝉



到圣淘沙然后回来

四四方方的玻璃盒子
就这样的
在隆隆声中
骇汗地滑出

滑出
到了空中
且就灯饰般地
在空中摇荡

(空中
盛大的嘉年华会
正在进行)



而我的眼
是鸟的眼
下瞰

这里是绿得叫人透不过气的山
那里是蓝得几乎是夏威夷的水
这里那里是
从大岛碎着跳开的
几个小岛玲珑

(风 推推挤挤
从这扇窗溜进来
又从那扇窗

溜出去)

咖啡座 餐厅

游览车 码头 礁湖

小路之后是蜿蜒的小路

凉亭之后是亚答叶的凉亭

终于到了黄昏

终于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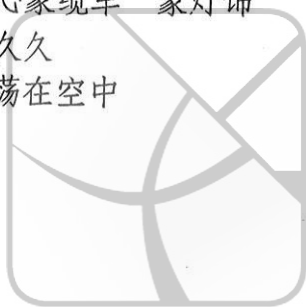
身在地上的时候

可是心不在地上

心象缆车 象灯饰

久久

荡在空中



云顶、在云之顶

云顶 在云之顶
山路是一圈下垂的蚊香
汽车 前行
前行 向云之顶


山在虚无缥缈间
屋子在虚无缥缈间
树和花和吊桥在虚无缥缈间
一阵风 雾去
一阵风 雾来
啊 人在虚无缥缈间

看我吐气
看我吹一口白烟
然后缩颈 盘臂
然后嬉笑
作夸张的抖索

但是在旅舍中
我们不必抖索
圣诞已近
塑胶树是华彩的
平安夜之后
有一连串的哈里路亚
而玻璃门上的人造雪花
将记忆
推向十二月的瑞士

推向拉斯·维勒斯
遂想起赌场中的老虎
该已被银角子喂饱了
没有吼声
没有时间
没有日夜
那些触纸牌的手
那些看筹码和数目字的眼睛

一阵风 雾去
一阵风 雾来
终而惊觉
我们原在云顶
在云之顶
寒衣里面
是非常快意的抖索



教练

一群幼弱的孩子
先后从他身边游过
游向十尺深池
游向大海
成了许多
精壮的浪里白条

而他自己
却老是站在浅水中
让数以千计的毒日
把他的肌肤
化为古铜
老是重复又重复地说
抬头 呼吸
放松 放松
你们知道青蛙怎么游泳的
是不是 青蛙的腿

后来浅水里已不能站了
他就快快然走出水面
来到大门口
且立时变作
一个只须坐着收票的
白发的守门人

毕加索

正忙于赞美
地上枝头
那照眼的芬芳
夏日的雨
已经把池塘和草原
都淋湿了

正交相嚷嚷
这绿也是好的
秋日林中
又烧红了
不淡于春花的
醉人的枫叶

到了大家说
好看呀枫叶
有人却骑着驴子
去寻访
一树早开的寒梅

圣诞老人

必须相信
每年的圣诞节
是寄信
给圣诞老人的时候
相信那投入圣诞树下的
邮箱中的信
会送到红衣人手里
让他读你的心愿
否则 童稚
就不再属于你了

必须相信
白髯的圣诞老人
会从烟囱钻入你屋里
当你疲极而入梦
相信他将把最好的玩具
装进你床头的长靴中
然后微笑着
悄然离去
否则 童稚
就不再属于你了

鵝蝶

红红的烛光里
那刚刚睡醒的海棠
仰面身边一树梨花
说 我的梦
多么甜美啊

因而不再听
来自风的
整整一季的闲言闲语
且对满天星子的絮聒
置之一笑

也笑人间
无数漫漫长夜
金风 玉露
一夕已经够了
如果那相逢
是花族的缱绻

如果一切是缘
定于前生
只因为一只粗心的蝶
慌乱中
将花粉传错

歌者

就是不晓得
歌者的歌
能再唱多久
歌者的腿
能再摇晃颤动多久

就是不晓得
歌者唇上的榴花
能再开多久
歌者发的夜
能再停留多久
(发是属于夜的
发的昼
是难堪的白)

就是不晓得
歌者周围的掌声
能再响多久
歌者能把爱 爱 爱
再呼唤和嘶叫多久

就是不晓得
歌者红灯下的酒杯
能再高举多久
歌者梦后的泪
能再噙住多久

捕萤人

有那条路
能通往总角的童穉呢

忽然瞥见
一双萤
隐现于乱草丛中

不必有轻罗小扇
不必有秋
躡手躡足地

凉凉的一星亮光
已在指缝间闪烁

绿绿的一星亮光
竟照映出
一个无邪期的微笑

婆孫

婆婆和孙子
一起在海边看晚霞

孙子说
婆婆你看
晚霞多么美哪
那一片红
象火在燃烧

婆婆说
哦 是的呀——
就陷入沉思里了

想 想 想
想也是孙子的从前
想变成婆婆的现在
想悠悠
没有从前没有现在的
海那边的晚霞

两少年

问靠那么低微的入息
他们一家
怎样过尊严的生活
眼眶一红头一低
那少年簌簌
线似地滴下
许多泪

十七岁
那并不寂寞
书读得蛮好的少年
忽然满耳是邻舍的噪音
炊烟钻入他鼻孔
而睡眠的小室
是不上锁的监牢

问靠那么低微的入息
他们一家
怎么过尊严的生活
眉一扬 肩膀一耸
开朗的微笑
从另一个少年脸上
泛荡开来

我们走路去学校
那个十七岁的
并不寂寞的少年说

走路回家
说时仿佛已看见
前头一条很宽很好走的路
很多花
美而且香



赠柳北岸两首

写诗

写诗这码子事
是少年人才干的
他们象片片游云
不安份于
任何角落的天空

要是干这码子事的
竟是有头脑的青年人
应该重重打三十大板
然后罚扫
整个秋季的黄叶

要是人到中年
依旧苦苦要写诗
那就无可救药了
这种人
应该送他去摘星
把满天星子
变成一串大项鍊

至于老年人
老年人当然可以写诗
他们和少年人
是不同色泽
却一样爱幻想的花朵

圆满

所谓圆满 我想
指的该是这么回事了
指的是有眼
能够看书
有手
能够写字
有脚
能够走天涯

书不是俗气的书
字全是可喜的字
天涯呢
到处绿水青山
风
吻着梳着
一头当白而不白的发
而笑声
是当年的
当年万花似锦
暖了冀北
红了江南

时光

时光一去不复返
这件事
并不确实

听一首昔日听过的歌
时光 跌跌撞撞
就回到昔日的画里去了
(记得当时年纪小
我爱唱歌你爱笑)

吃一种昔日吃过的水果
昔日立刻以它的甜和香
或者酸和涩
向我袭来

打开一本昔日打开过的书
一排一排文字
是一条一条小河
我的眼睛
在昔日的清澈与冰冷中
游泳

然而
歌声未歇
水果未吃完
书未合拢未放下
踉踉跄跄

时光已从昔日
回到身边

如同影子
灯熄了 我去
灯亮了 我来



时间和我

时间和我
常执扭着
也常在消磨的方式上
有了龃龉

尤其在黄昏
分分秒秒
都如是之尴尬
才一根烟
太阳就背着我
慌忙掉下
像锚
突被抛入海中

而我也慌忙
抢了一册薄薄的小书
用眼和心
把它焚化
或者腰抵沙发
听完一曲
黑白键的萧邦

最终我会惨胜的
我晓得
当一个苍茫的暮色
行尸般远去
我已斩获
一首小诗



日历

一灯荧然
在灵台一角
睡眼惺忪中
有人说了这样的话

只是一小堆日历
一天撕一张
用过一个
再换一个
用完时
该来的日子
也就来到

说时一脸庄严
如一个圣者
那人的心海
也不泛一丝涟漪

听话的 举头一瞥
香烟缭绕中的肖像
竟惊见
儿时游伴稚气的笑容

问月

真教人难以相信
去年那个月
又回来了
透过万里长空的风尘

且团团鬩鬩
清清澈澈
生怕我恍惚之间
不能辨认

且侔侔恍恍
潇潇洒洒
如同不曾
经历任何沧桑

因而有闲情
向我描绘 往昔
一个叫做汉的朝代
的陵阙
为我讲述
一个叫做唐的朝代里
一个叫做李白的诗人
的故事

此去
又是琅琅然
一串同属人间天上的岁月

有一年
也是中秋
水似的清晖里
那个月
又会把我的故事
告诉什么人



坐月

熄灭灯
不必是秋的
十五的圆月
就分外的明

脚底的石地
也分外的冰凉
如果有风
风 分外的清

而面前
是相对了千百回的老树
及偶有萤火出没的草丛
花香也是往日的
全没有一丝新意

连月光也没有一丝新意
人更不曾
泛起半分幽思
不曾 想什么李白杜甫

就只是那么
无所为地坐着
听由时光潺潺流过
毫不惋惜

恍惚间

只自问道
能坐几夕的月明呢
你 是 的 你



月下

我们走
到他们那边去

黑暗里
一盏一盏的灯笼
闪闪发光
飞机和火箭的灯笼
孔雀和兔子的灯笼

风很大
小心 小心
别让蜡烛给吹熄了

提灯呀
嗨哦嗨
提灯呀
嗨哦嗨

世界
是一个团圆的月
是月下
一片童稚的嘻笑声
是嘻笑声里
风吹不熄的烂漫

中秋 1976

仍设香案
在庭院里
在月圆之夜的中秋
当嫦娥遁去
坍塌的广寒宫
一片废墟
吴刚死 玉兔蒸
斧头生锈
桂树化成泥

当一个美丽的神话
也已夭亡
兽灯花灯果灯
依旧闪亮
圆圆腻腻的月饼
依旧分发
自清晖玉臂人

默默中
都想
是一种行将绝灭
而需保护的走兽或飞禽
这个节日

一个早晨

一声鸟唱
一串蝉鸣
一片曾景文水彩的绿
一股似有似无的
 花和叶的香味
一身摸不到嗅不到
 泉水那样的清凉
一线在微风中颤抖
 在初阳里发光的蛛丝
一池梦已醒
 却不肯起床的水百合
一族吃饱了面包屑
 便无所事事的金鲤鱼
一条走时跑时沉思时
 都不必看车的小路
一个我找到
嘿 你找不到的早晨

把夜读老

一个黄昏
连着一个夜
怎么处置它呢

在车马不多
却喷着热气的小道上走
可以踏暗
几片彩霞

在客厅里坐下来
一面莹光幕
以它的声和影
又把没有着落的
一个半个小时
吓跑

当然也会
和喊爸爸的小把戏疯一疯
而绝不想
那里刚吐蕾
这儿花开已到荼靡

然后把笔插入心坎
让乱七八糟的感情
从尖端流出
或者又是悠闲又是仓惶地

抓起一卷书
把夜读老



今夜宴已终

开始的时候
炉边蹲着很多人
炉火很旺
油嗤嗤地响
大家的脸很兴奋 很红

有人大声说话
也有人怡然自得地
哼一首歌
也有人一手拿烤肉
一手拿啤酒杯
问女孩子要不要跳舞

接着有人开留声机
唱那一天
当我年轻时候
在灯光下 在月光下
大家的脸很兴奋 很红

但后来月已西斜
人也逐渐稀少
说话的人
声音也很低
音乐停了 酒喝完了
桌上杯盘狼藉

黑暗中

剩三数隻眼睛
失神地凝视
一堆将灭未灭的炉火

喧闹的时刻总要去
正如今夜
今夜宴已终
寂寂悄悄
只一个猫头鹰
在树顶
间歇地叫



那时的夜

自从石灰森林
越来越茂密
我们和天空的距离
也越来越远

我们和夜的距离
也越来越远
即使那个中秋月
都不会很圆很大
即使那个星夜
都不会有很多星星
(很多星星
来追溯先民的往昔)

除非设帐
在大草原
虫鸣以外
马嘶以外
万籁噤若顽石
而我们
头在交叉的掌心
眼在天幕上

那时
一伸手
必能采摘
千叶之星
星叶中熟透的月亮



然后

虽然没有赛龙舟
却有一串一串的粽子挂着
在缺少诗意的厨房

然后是中秋的月饼
变奏着许多团圓
莲蓉的 火腿的 双簧蛋的

然后是甜膩膩的年糕了
它的上头
盖着一个红色染料的
有癌 的阴影的印

然后
也不再有什么 然后的了
只想问
不吃粽子可以吗
不吃月饼可以吗
不吃把年毒死的年糕
可以吗

街上

虽说镜里逃过了

街上

迟早要撞见

一些相识的白头

一些风湿了的虎背熊腰

以为必有登楼的愁苦

那知却是弄舟的豁达

且能问

还记得吗

那时我们……



季节

许多日子
就这样度过
在没有季节的岁月中
没有胡马朔风
没有杏花春雨

即使一日的二十四小时
也合该有白天和黑夜的
(白天 云飞扬
黑夜 星如眼 月如钩)

即使你所鄙夷的
路边屋角的一棵树
也炫耀似地
在不同的艳阳里
换一袭又一袭衣衫
享受着一霎时的花开
一霎时的花落

享受着花开花落时
一树龄的
清明警醒的感觉
不纯属于欢乐的多采多姿
而你呢 只能
在没有季节的岁月中
遐想
见万卉于昏蹶后复苏的惊愕

你的腔体
空洞的 苍白的
始终没有留下一圈年轮



夏日

不知哪一片叶后的蝉
又幽幽地叫着了

且不要说
此刻树阴下没有人
就算有
也不见得能找到
一只半只聆听的耳朵

夏日

慵懒的长
如果群花做梦
梦 慵懒的长

风 轻轻吹
蝉 幽幽叫
它根本不理睬
绿荫下
有没有人

所谓新年

岂不知道所谓新年
充其量不过是
比平时更热闹的牛车水
小山一般的潮州蜜柑
红瓜子 黑瓜子
腊鸭腊肠腊肉
许多人从小就不爱吃的糯米糕
以及被白糖活活淹死的
莲子 藕片 橘饼 马蹄

而且在路旁在街角在小巷内
忽然摇响一些吊钟
水仙也翩然下凡
桃花是轻薄的
没有雪
却有雪柳 有梅
有金碧辉煌的四季橘
在摆一副眼看手勿动的臭架子

然而我们 总还是
喜欢在除夕和除夕之前
设法混入人群中
去吸一口节日的空气
(即使它很不新鲜)
而且忽然达观起来
粪土金钱地
挥霍 挥霍

因为我们晓得
围炉之后
一切反归于静寂
除了在新衣的掩护下
作相互的搅扰
除了回望时
天边淡去的
三百六十五具太阳的金尸



元宵

早已忘却
爆竹的声响
如同忘却
母亲膝上教会的
一首儿歌

最好喝一点酒
(竹叶青 或者高粱)
在元宵
在埋葬着
鸡腿鸭翅的餐桌上

醺醺然间
猛记起
一个非常婉约的声音
吟

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

佳节何处
于是蹒跚踱到门外
心想 长安
不会离日更远吧

门外静悄悄
只一轮
伴过朱淑贞的
古铜色的圆月



星期六

隔着办公桌
瞥见那白衣蓝裤
穿着一件
很有点春天的恤衫

但他却埋怨
那个接了电话之后的
打字员
打错了他口述的
信里的几个标点

又暗暗地责怪
还没有到休息时间
就有人在喝茶抽烟
且互相问
你看那一家戏院
明天几点钟开始涨潮
潮上风里
有多少片阳光

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不会永远能携你的手
飞跑上喘息的百级石阶
或者散步在雨中
看落花死叶
迷了林中小径

不会永远有稚龄的红番
在你我身边厮杀
而美丽的小公主
却静坐房中
忙于缝制
洋娃娃的新衣裳

不会永远相对
我们在深夜
在灯光或烛影下
你毛线衣 我报纸
无言
风自窗外来
吹我们的白发
飕飕作响

在互视的眼光中
我们遗憾
但也确知 一切
都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一滩黄

也只是一天两天的时间
窗前那株浓荫如盖的青龙木
竟蓦地爆出一滩黄

女皇道上
闹嚷嚷的大路边
印度咖啡摊隔邻
都仅见得一滩黄

风过处
那一滩黄
能碎成许多小小花
然后飘呀飘
象江南春日的柳絮
乱扑着行人
飘呀飘
且以一种季节的傲气
把周遭的绿草红花
全染上耀眼的颜色

风后有雨
雨停时
一地的狼藉
都不见了

树枝头
又青青依旧

也只经过
这么一天两天的时间



落花操

不用许多风
象棉絮
花 轻轻飘落

飘落
三两朵
再三两朵
自其高入云的树梢

一开始
路似乎很长
要与一层一层的
惨绿的叶
擦身而过

但终于要到地
地上星星点点
已一动也不动

就这样立着
在晨光中
沉思
凝望

耳畔
隱隱的
是自己才听得見的
三數聲斷續的銀箏



风筝的天空

如同海有鱼的海
有绿藻和珊瑚的海
或者舫舸舴舨的海
天空也有星星的天空
有云和飞鸟和彩虹的天空
或者风筝的天空

风筝的天空
是诗的天空 梦的天空
羽翼的天空
漾着风琴乐曲的天空

要寻觅一角风筝的天空
绝非难事
难的是一块用来奔跑的
青青的旷野
风很大
万叶千声

要寻觅一块青青的旷野
绝非难事
难的是
一颗爱飞爱幻想的心

心在童年
童年
已断了线

你的青春

我不在乎 真的
接受你那
像影子一般
跟前跟后的寂寞

或者你那
不一定有原因有道理的
树上青果子的忧愁

就连你头顶的残月
脚上的露珠
我也愿意
要了过来

只要你一并给了我
(你肯吗 你肯吗)
你的青春

一墙的蝶屍

粉墙上
狼藉着一群蝶尸
棺椁之面那一层玻璃

记忆中 抹不去的
是饕餮新芽的快乐
以及蚕似地蠕动
在蓝天下
在和睦的花族之间

春天不是说过吗
她虽是老远地赶来
也不能作例外的久坐
任蓊鬱的绿
凉了双眼
听涓涓流水
唱它下一季的歌

所以一切的翅膀
都应该用来飞翔
飞翔浮雕着力量
力量
浮雕着浪笑的青春

至于春天
有时会静悄悄地
更早地离去

于是飞翔停止了
花族开始移民
一墙的蝶尸
展示着
标本们共同的尴尬



坠落，突然地

也晓得
既是一朵花
迟早也都要做了泥
只是却不能忍受
 不能接受
它突然骤然地坠落

看不见它枯萎
看不见它变了颜色
却突然骤然地坠落
在深黑的夜里
夜里的青草丛中
没有声息

而脑际
时刻有花瓣的影子
重重叠叠
鼻子里有清香
沁人欲醉
耳朵旁边
还响着三两蜜蜂的
窸窣私语

云白天蓝
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是眼睛
扑朔而迷离

艳红的一朵
看时
在枝头
再看时
又不在枝头



月的象徵

某夜有梦
梦月儿蚀了
月儿病了

想当时月华如练
清晖入怀
于是虽在梦里
也暗自呜咽

其实月儿何只蚀了
何只病了

睁开眼睛
竟惊惶地发觉
它已死去
它已沉落

长空万里
空荡荡
只剩一抹微云

周年祭

在万寿山麓
花溅泪
鸟惊心
当最后的一穴
也被填满

原上蝶飞飞
没入苍茫的树丛

山环锺瑞气
水拱聚祥光
只是绿漆如滋生的苔
终于掩灭了
石碑上所有的名字

明知道烧一叠冥纸
焚一炷香
不能慰九泉之灵
来去匆匆
却是一种罪过

于是曝烈日淋寒雨
于是抚石扫沙
于是刈离离的蔓草
于是凝视一地蚶的骷髅
念血肉俱在的音容

踏青季

最后
问题转到
为什么要踏青

都说花已化泥
云已轮回
成千万劫的雨
而当年死别的哀伤
已在淡忘的时刻
退化成释怀的欢笑

但我们都太忙碌了
三百六十五次的日出日落
竟然抽不出半个时辰
作伤逝的回首

是以一年一季
我们依然要踏青
要在绿草红泥中
找寻通向碑石斑斓的
乱坟的路

香既焚
牲果已陈列
静默是一首
众人皆了然的诗

1
风晨 雨夕
榻边 堂前



清明草色

有雨也清明
无雨也清明
多一个清明
减一个分记忆

模糊了
那不必切开
即能见到的年轮
淡了
那来自发间
玉兰花油的清香
远了 远了
那欲长留人于童稚的
声声叫唤

所有的云
所有的雾
都变成了登山时
青青的草色

有雨也清明
无雨也清明
多一个清明
增一分怀念

名字叫做夜

从暖洋洋的白天
再夸前一步
就有一段时间
名字叫做夜

夜就是夜

黑

静

残缺

疲惫而且龙钟

(幸亏经常有月

有星瑟瑟缩缩

相依为命)

隔着血和光和花和力的生

有一样薄而易碎的东西

名字叫做死

它是那么唐突的

很不规则的构成

来时

黑

静

朦胧 朦胧 朦胧

没有
一颗能亮一会儿的星



死在湖那头

一个唇如榴花的少年
于相思树瑟瑟的黄昏
从湖边走过
瞥见
死 坐在湖那头
对他说
你敢到我这儿来吗

那少年轻蔑地一笑
且立即豪气干云地
脱下他的衣衫
心想
就凭我这一身二十岁的肌
会游不过
这么个小小的湖

而死坐在湖那头
也吃吃地笑
水花四溅
意气风发的少年
遂沉尸于凉凉的湖底

天汗泥似的黑
死依然坐在湖那头
淡淡然说
我无非
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吊丧

你要去你去
我不奉陪
只不过比别人先走一步
有什么了不起

何况这把年纪
他也应该走了
不走 其他的人
哪儿有地方住
要种花时
哪儿有泥土种花

何况他也一定要走的
看到今年叶落
看不到明年花开
他又不是月
缺了还有再圆的时候

何况去了
难免要表示伤心
但是香烟缭绕中
那裹着麻衣的脸
却不一定有泪痕
(空着肚子
怎么流得出眼泪)

何况他已经走远了

灵台前的一个框框
笑也不是
哭也不是
人生本是
醋和糖和莲心的揉合

所以你要去你去
我 对不起
我不奉陪



写作

那过程是艰辛的
就象魔术师从黑礼帽中
拉出一只活生生的兔子
几只要飞就能飞的白鸽
或者纸花
一束又一束又一束
甚至顺水流下来的金鱼

但是只要一切都顺利
而那构成也能叫自己称心
我说
你是帝王 好
他是大富翁 也好
我呢
我是一首独一无二的诗
的主人

绕塘

你看 你看
一寸早晨
就只能用来
绕塘一周

匆忙间
都来不及数
有多少簇红睡莲
已经苏醒
有多少尾鲤鱼
在鲤吞
和嘻笑一同撒出的
面包屑

如同行军
树们
年老的乔木
年轻的灌木
掠过 掠过

当脚步
已把塘的大轮廓
描绘下来
眼角
只剩一群观赏鸭的
飞跃的白

旅游

其实 太阳下
也能梦黄梁

梦中的波音 747
会带你
从热烘烘的火炉边
走入漫天飞雪的大冰柜
从青草地
跳入百花丛

能令你突然豪奢
如一个帝王
能挥金
如一个暴发户

然后醒来
当月半明时
灯半昏时

然后 饥饿地
再细细品尝
那咬了又咬的
香菜根

面试

父亲离开家以后
就没有拿钱回来
母亲说 不要去告他了
多难为情
而且 他到底是我们的爸爸
你们还要问些什么吗

所以母亲只好去拾蚌
一个人 在太阳下
有三四十块钱一个月
收支当然不平衡
想办法
你们还要问些什么吗

实在没有钱时
我们不买米
吃蚌
我们用蚌填饱肚子
很辛苦 是的
你们还要问些什么吗

种花

每个黄昏
都看见那人
蓬头垢脸
在园里种花

在他园里
种他心爱的花
红的胡姬
白的玫瑰
黄的碎米兰

看见他低着头
驼着背
忙碌地浇水
忙碌地打扫着
打扫不完的落叶

但是从来
不曾看见那人
抬头赏他种的花
也不曾
看见那人笑

不久
花谢了
一地丑陋的缤纷

而那人仍在种花
弯腰驼背
蓬头垢脸
且不知他的花
开过多少回



活着

久了 竟以为
活着
就是早餐桌上的
口衔面包
眼吞报上的铅字

就是办公室里
铃铃铃
三架一起响的
淘气的电话
就是让冷气机
把皮肤中的水抽干
使它龟裂而苍白

就是请求健身器械
拿走身上
一斤几两过剩的肥肉
就是喝一杯果子盐
为了给肠胃洗一个澡
就是由那个
会演戏的木箱子
安排自己睡眠的时间

其实 活着
也可以是
一个早晨 在田中
是把整个身体

交给太阳 说
你替我
把它鍊成钢
是叫那个学过魔术的肚子
将白米饭 青菜根
变作鱼和熊掌

可以是榆荫下
一个无梦的下午
是屋檐上 池塘中
一个笑盈盈的大月亮
是有些人在讲故事
有些人拿了扇子
在追捕
亮晶晶的小灯笼



斗法

你高举着手
向蓝空放出一只蜈蚣
我高举着手
向蓝空放出一只鸡
我晓得
没有一只鸡
会把鲜美的蜈蚣
轻易放过

我高举着手
向蓝空放出一只蜻蜓
你高举着手
向蓝空放出一只鹰
你晓得
我的蜻蜓
迟早会被你的鹰
吞进肚子里

后来我们还放出
螳螂和蝉
蝙蝠和蝴蝶
米老鼠和萤火虫
飞机和降落伞
抬头望
蓝空里武器纷陈
热闹无比

但我们不是在斗法
风很大
呼噜呼噜吹
山坡 草地
一片绿油油
好一个
风筝季节



听旧歌

用不着闭起眼
时间的渡船
已载我到
江水蓝蓝的岸边

有一些雾
但景物依然
且沾着湿漉漉的色彩

而结了果的树
忽然散成一股青烟
窜入忙于吐叶的新苗

仰望长天
云层与云层重叠
低头看地面
影子和影子重叠
空气中
啊 香味及香味重叠

重叠着
分不出快乐或哀伤
昨夜的露珠
抑或今朝的雨滴

分得清的
只是梦与真

看得见的
只是艳阳里一条发光的线

当旋律隐去
一切声音隐去
我战巍巍地
从线的那一端
走了过来



想

也想
想沈万山
投物辄满的聚宝盆
想一条奇异的蛇
如何饕餮
一只大笨象

却从来不想
什么秋月春花
一片下坠的叶
一朵迷路的云
一头一路变色的发

更不想
有一长眉老僧
黄卷青灯里
坐烂一个蒲团

坠果

叫那朵花不要多想
日子就会
过得很写意

于是它什么都不想
镇日里
只蜂蜂蝶蝶
送往迎来
连春天已经回去
花瓣褪色凋零
也不晓得

连他自己变成果子
也不晓得

直到有一日
偶然在雨水中
照见一个陌生的身影
才一阵惊愕

一阵风
一阵惊愕
成熟且变味的果子
轰的一声
坠落下来

渴望

都是那么的匆忙
在汗滴里
在米香里
偶尔 还听见
书页 稿纸 笔
喘息的声音
壁上的钟摆
滴答滴答

因渴望
旷野上一个仰面的星天
柳荫下
一个蝉噪的夏日
渴望羲皇上人
一个可以袒腹高卧的北窗
抑或 不知东方之既白的
一艘苏东坡的小船

延续

问病床上
即将离去的那人
什么
是他最后的愿望

把我的肾脏拿去吧
他说
把我的眼睛拿去吧
然后
就在微笑中
停止呼吸

然后
在葱茏的世界里
当大树枯了倒了
仍有新枝
在其他的土地上抽芽
仍有新枝
继续开花
喂 仍有新枝
继续结果

要求

你应该问自己
要的是什么

如果是一篮鲜花
那就采撷吧
和着露珠
当黎明到来

如果是一堆贝壳
那 当潮水退了
绵延十里的沙滩
全是海的耳朵

如果是天上的星
想那个少年好了
也读一遍 在睡前
李白溺死的故事

又如果除了清风
你什么都不要
那就索性潇潇洒洒
看别人
采撷他们的鲜花
拣拾他们的贝壳
摘他们的星星
捞他们的月亮
没有妬嫉

不会伤心

侧耳
你倾听着
静默中
半窗的松涛



适应

原本它是
也愿意是
一条鱼
曳尾
在池塘中

后来池塘干涸
不能与他鱼濡沫的它
遂希望自己
是一只蛙
跳跃着 唱着歌
于青草地上

到了火焚大地
那只蛙
又冀求
自己是一只鸟了
不伤一羽
而飞达天蓝

肢解

对时间那厮
大可不必太仁慈
你不杀他
它一样
把你干掉

不如索性
由你来扮刽子手
如是
你才能肢解它
以自己的方式

也许你将在艳阳下
砍断它一双手臂
在风雨中
斩下它的头颅
在星光闪烁里
剜出它两隻眼睛

到了你扬长而去
日子的地上
才能狼藉着
有声有色的
二十四小时

花前

你站住了
在那丛红艳之前

不仅惊于它的美
且由是
而思及它谜似的去来

噫
且由是
而思及
你自己的去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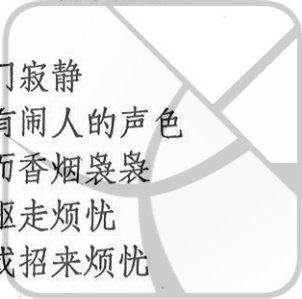


烦忧

也许这血肉之躯
就是一种烦忧
也许生就是一种烦忧
生而有爱
是一种烦忧

有人为了逃避烦忧
循入空门
削发
而且把袈裟披上

空门寂静
没有闹人的声色
然而香烟袅袅
是驱走烦忧
抑或招来烦忧



所谓悲哀

枯槁的十指
插入一头乱发中
发从指间钻出
如一窝毒蛇

悲哀 你说
是那些蛇
随时会噬人致死

晶亮的泪水
纵横于憔悴的脸上
泪从眼穴里滴落
如浓而纯的硝酸

悲哀 你说
是那些泪
随时能化肉身 为骷髅

我们说
这样的悲哀
甚至将使天柱断折
使大地
涌现另一个冰河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一天又一天
草仍是那样绿

花仍是那样红
太阳仍是
那样淘气而乐观
连那不知好歹的星星
也在我们头顶
露齿而笑



何妨

比方在被雨封住的小屋
淅沥之外
没有其他的声音

你何妨手按琴键
让一曲萧邦
把四壁的空间充满

比方在雾气将消
露珠犹在的清晨
淡淡的迷蒙中
田田的青翠里
作为一朵不上妆的莲
何妨
于赏花人未到的片刻
不经意地吐香

雨就要停了
我就要出门去了
太阳就要升起了
赏花人啊就要回家了

小瞌睡·大睡眠

我们有无数小瞌睡
却只有几次大睡眠

小瞌睡醒来
老是那样的月色
那样的天空
微风淡而寡味
象升腾的蒸馏水

大睡眠醒来
有时星光熠熠
烛影摇红
有时忽然少了一朵花
(不管是篱下的菊
抑或窗外的海棠)
有时却是一长串蝉声
叫得人好凄好苦

当然还有更大更重的睡眠
那一睡
也就不再醒来
因而也忘了
以前任何一次睡眠中的事

因而 你也许
偶然来到别人梦中
别人
永远不入你的梦



属我

静坐无人时
一池的莲花属我
水中斑驳的树影属我
先知冷暖的鹅鸭属我
三两被风扯下的黄叶属我
啊 欲雨的天空属我

我是富庶的
在这一个早晨

旋又觉得无谓
觉得占有
原是可鄙可笑的事情
我只是偶然
坐在这无人的池边
而我即将离去

我走后
什么都不属我

走路

再长的路
也走得完
因为路就是路
路 总有个尽头

有些人走了一半
便体力不支
仆地而死
仓卒地 全引不起人注意

有些人一边走
一边只顾看路上的景色
等到记起该坐下歇憩
苍茫的薄暮里
已是星斗满天

又有些人
找来一把种子
且在走时
缓缓撒在路边
种子萌芽开花
他们看不见
看见的
也全不知道种花的是谁

但是从此
路上就不再那么荒凉

能走这一条路的人
都不太寂寞。
也不觉得
走路 是一件痛苦的事



你我

你我的二十四小时
完全一样
都是分分秒秒
毫无深意的麇集

且如一方素绢
不曾画上线条
涂上颜色
或如一册五线谱
空白的
看不见一个音符

然后你走你的路
我渡我的河
你捞你的月
我摘我的星
你在你的脸上
开你的桃花李花
我在我的心中
滴我两头烧的红烛泪

不相同
你我的二十四小时
完全不相同

走走坐坐

走着走着
也要偶尔
停下脚步来

停下脚步来
看看左右
看看前面和后头

看看刚刚留下的足印
看看要去的地方
有水还是有山

看看近处的一朵小花
感受一下
落在身上脸上
一线初阳的温暖
接触一下
来自叶间草际湖中的
一丝凉意

也坐下来
也想一想
今朝何朝
我是谁
我在哪里

天地悠悠

夜半醒来
忽然惊觉
走在一条奇异的路上

路的前头先是星云弥漫
接着荒山野岭
有裸族如猿
然后一粒顽皮的苹果
替坐在树底的牛顿
留下光辉的名字
直到溺死嫦娥的静海
有探月车轻轻降落

而幽灵的陈子昂
却在路的后面
频唱登幽州台歌
一片眩目的白光
挡住了
一亿万只叫做年的兽

大海中的一滴水
荒漠上的一粒沙
长空里的一片云
绿野上的一棵草
岂能没有
热闹中偶发的寂寞

天地悠悠
哀乐里
一种难以描绘的过程



构图

总觉得
在填表格和写通告之外
应该再用剩余的墨水
作一些
不太规则的构图

图成时 我想我会
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极力要证明
至少我的灵魂
尚未残废

也不会被躯壳的
惯常的行动所牵引
所缚系 以至于
到了想飞时
再也飞不起
想变形时
怎么也无从变形

就譬如说
由一块四平八稳的冰
变能滴能流的水
甚至于
变能升腾能聚散的云雾
幸运时 不必说
变一道彩虹

或者就变一棵树
结一些可口的果
变一棵会开花的小草
妆点着
一寸不光彩的碎石路



过程

有人在吃山胡桃时
发现了一项秘密
咀嚼并不很好玩
好玩的
是剥开那坚厚的壳

所以爱花的人
都不爱盛开的花
他们把种子撒在地里
然后悠闲地
看无变成有
看单调的绿
变成热闹的红黄蓝白

所以我们不想有人
忽然立在我们前面
说 我是你的孩子
我们宁可以双臂
围成一个摇篮
让摇篮里的娃娃
自己慢慢站起身来
跳了出去

所以我们不必
悬心于黄昏后的事
现在仍然是白天
云很白 天很蓝

我们泛舟在河中
两岸
是可餐的秀色



绝尘

问意欲何往
回答是
我亦不知

只是心中 时时
存一种就此绝尘而去的
欲望与冲动

或者就拿一枝竿
独自到林木深深处
钓一溪油绿
或者就站立寒夜渡头
听汽笛呜呜
而水里眼中
金蛇狂舞

风作
乱叶满城呼啸
怕群芳谢尽
一切都太迟了
怕自己是树牙一口咬住的
一只挣不脱飞不起的
风筝

逆流

下水之后
便身不由主地
向前流去

不知两岸
可有啼不住的猿声
也不曾看清
江花是否红似火

除非逆流而上
那时将会耗费许多气力
也难免被乱石
割破一些肌肤
而且那时路迢迢
一臂桨一臂桨地划着
却始终人在中流

但仰面吸一口气时
竟也窃喜
知道自己人在中流
知道自己
不那么身不由主地
懒懒然地逐波

逐波

向心里原也晓得

是什么模样的水的那一头

流去



鱼之乐

吾非鱼 是的
而吾却深知鱼之乐

深知池塘中
那一群斑斓的鲤之乐
缘池水是如此之清凉

吾知鲤之乐
缘水上的百合
有千叶田田
而群鲤就在这样的叶下
嬉戏游乐
(叶上还有花如伞
撑一朵紫 撑一朵白)

吾知鲤之乐
缘水中除了泡泡的破裂
雨夜的蛙鼓
没有任何
叫人烦得想自刎的噪音

吾知鲤之乐
缘这儿是小小的池塘
不是河流 不是大海
未曾受到污化
因而也不会有
来得唐突的死亡

吾知鱼之乐
缘它们不必担心
自然质源的短缺
人祸和天灾
不必知道心脏病
是第几号杀人凶手
不必关怀
白丸和大麻的泛滥

吾知鲤之乐
缘群鲤是如此之和睦
没有杀戮
没有战争
池塘是大家的
叶 花 树影 喷泉是大家的
大家一起嬉戏游乐
一起活着
活得象一条鱼

唉！鱼们

在这种时候这个地方
我说我们是一群鱼

一群鱼 我们是
在这个变得好快的海中
(我们这个住了二十个世纪的海中)

现在我们愈来愈觉得
这个大海实在太小了
在深水 在浅水
在沙床上
在水草丛中
在珊瑚或者乱石堆里
我们每每必须
鳞擦鳞而过

也许你的鳞
能闪更眩目的光
令我轻易地
就发觉你的存在
就知道你是鱼类中
非常珍异稀有的品种
也许我巨大
如传说中的鯨
使你相对地
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你是素餐而非肉食的 你想
我们并不同类
也不应同群
为了一种
鱼族才讲求的
所谓避嫌和清高

波涛滚滚
潮去潮来
海原是一个热闹的世界
然而所有的鱼
都有个别的寂寞

于是有些鱼说
离开洞穴
离开各式各样的巢
到鱼潮中去吧
在鱼潮汹涌中
我们可以听
彼此咬破泡沫的声响

然而我们是鱼
在鳞擦鳞而过时
我们都更容易受伤

还是这样的好

已经绿了千千万万年
那渐行渐远还生的青草
仍然呆呆地绿着

还是这样的好
象樱花
希里华拉地开了一阵
然后凋零

象昙花
在夜里点几盏额外的灯
然后熄灭

已经唱了无数个世纪的歌
那专靠卖唱为生的江水
仍然有气没力的唱着

还是这样的好
象朝夕的霞
一口气烧红半个天空
然后消失

象一块玉
掷地作金石声
然后粉碎

我们也有翅膀

不只那些鸟族们
就连我们
我们也都有翅膀

我们的翅膀
也用来飞翔
但在林子里
不在蓝天

我们的翅膀
用来飞翔
在太阳系
在一朵花心
和一粒细沙的稜角上

也用来飞翔
在蜻蜓的复眼周围
以及死水多彩的泡沫之间

我们也有翅膀
沉思冥想
或者彗星般掠过的一个意念
都是熠熠发光的羽毛
轻盈而华美

在飞翔的路上
纵有风如箭

有雨如灼人的火星
有毒日如溶岩
我们依然很愉快

只要有飞翔
在笑靥和泪滴中
在生和死的边缘
我们依然很愉快

动一动翅膀
轻轻地
我们就由水珠变彩云
由含羞草
啊 变蒲公英



后记

写了这么多年的诗，不会完全没有心得的。其中的一个心得是：诗写了，要放着。

其实不只诗写了要放着，旁的文学体裁也当如此。一篇散文，一篇小说写了之后，如果能暂时收藏三五个月，再拿出来修改、润饰、誊清，然后才送到编者手里去，相信总比匆匆忙忙地就付邮的好。

但是散文和小说，都是一种比较“象东西的东西”。它们都比较有自己的一个型。一名相当有写作经验的作者，一般上是不会写出一篇太叫人不能忍受的散文或者小说的。什么都看不到时，至少有一些事件、感想、情节、故事什么的可以看；有一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可以看。诗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普通一首诗只有一百几十个字，要是没有什么看头，那就几乎是空无一物了。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诗这种东西，好与不好，在刚刚写成之后，有时实在不容易看出来。有些诗，墨迹未干时自以为是神来之笔，是“本天成”，由你“妙手偶得之”；但是过一两天展笺再读，可能会觉得它们卑俗不堪入目，虽弃之犹恐不及。要是你满怀信心地把它投入信箱，甚至不幸已经见诸报端，那就悔之晚矣！

还有一种情形：当你发觉笔下流出的符号，跟你初时的构思不能完全吻合，甚至相差一大截时，也不必痛心疾首，立刻弃之如敝履。你大可以泰然处之，让它在抽屉里冷藏一个时候，便时、闲时、心血来潮时再抽出来读一读。说不定在这一读之下，诗神翩然降临，神思忽然翻腾飞跃，一两个精妙的句子，不知不觉油然而生，也能挽狂澜于既倒。在新诗里，虽不能著一字而境界全出，但是著一句而境界全出，著一意象而境界全出，绝不是不可能的事。

即使是已经发表的诗，最好也“珍藏”一个时候，才把它们收集成书。在收集成书之前，有的是真化善化美化的时间；有的是补救和起死回生的时间。使一首白纸黑字的诗面目全非，不要紧，如果这种面目全非，其实是脱胎换骨，乌鸦变凤凰的同义词。

所以说：诗写了，要放着。

我最近的一本诗集“会飞的玻璃球”，是一九七二年底出版的。算起来，我已经有六年左右的时间不曾有诗集出版了。没有诗集出版，诗还是照写不误。六年下来，俨然一个三百首诗的富翁。比起白石老人来，也不见得多了一点寒酸气。因为可以选择的诗多了，也就是说：有三巨册的剪稿，可以删减为一巨册，所以取舍之间，就不必象过去那么战战兢兢，拿不起放不下了。稍为看不顺眼的，我就给它打一个大大的叉，使它永世不得超生。又因为目标是一百首，超过这个数目的，遂都被我宣判死刑。

不过话又说回来，劫后余生的这一百首诗，也不是首首都属可以传世之作。再过若干年，如果再给我一个操生杀之权的机会，将被我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诗，为数不知道又有多少！能删自己的诗的，舍我其谁？

只要读后稍微注意一下，一定会发觉这一百首诗在排列的先后上，是有一点次序的。最前面的一部份，可以算是咏物诗；所咏之物，或“荷”或“树”。接下来的是旅游诗；所游之地，远达欧洲、日本，近至云顶、圣淘沙。第三部份写的是人物；从有头有脸的毕加索，写到不知何许人等的两少年。我自认是一个对时间的流逝颇为敏感的人，所以跟时间有多少关系的诗，月积年累，为数不少。这是第四部份的诗。而这一部份的诗，我又大略给它们来一个物以类聚；所以四首写月的诗、三首写夜的诗、四首写季候节日的诗，都被放在一起。正因为有了时间，所以才有死亡。接下来作为第五部份的诗，是以死亡为题材的诗。第六部份的诗，也许可以名之曰记事和杂感诗。绕塘一周，固有可资一记者，聆听旧歌，也能掀起无穷的感慨。当然还有一些诗，根本无从归类，只好以杂诗名之。这就是最后一部份的诗了。

以上的划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读者读诗，是一首一首读的；而同一类诗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连。不过把同一类诗集中起来，多少能够使读者在阅读前后，对这本书有比较概括性的认识。

“捕萤人”是一百首中一首的题目。这不是我偏爱的一首诗

，只是捕萤本身，在我眼里，就是一种很富有“诗意”的活动；以它作为书名，应该不会不妥吧？

看了谢清兄一次诗展里的作品，就觉得他能够设计封面。向他提出帮忙的要求，他答应了。应该在这里说一句“使本书生色不少”的话。

周 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教育出版社

文艺作品编审谘询委员会

杨松年博士

陈荣照

黄应良

吴 锡

谢 克

经 推 出 下 文 单 本
已 荐 版 列 艺 行 ：

(一) 新诗评论集 (周燊)

(二) 我的歌 (莫河)

(三) 香园随笔 (林琼著)

(四) 心灵深处 (宁舟著)

(五) 再见老师 (张挥著)

(六) 丽人行 (梅拉著)

(七) 鳄鱼潭边的恶梦 (丁之屏著)

(八) 无色的虹 (柳北岸著)

(九) 南枝集 (王梅窗著)

(十) 艾骊散文集 (艾骊著)

(十一) 长廊 (廖青著)

(十二) 琐屑集 (张挥著)

(十三) 太极诗谱 (淡莹著)

(十四) 捕萤人 (周燊著)

1974

1974





本书作者其他著作

诗 集

孩子底梦
青 春
云南园风景画
千年之莲
多风的早晨
会飞的玻璃球
写给孩子们的诗
我们的国家

散文集

铁栏里的春天
五色喷泉
玲珑望月
只因为那阳光
满天的风筝

游 记

踪 迹

论文集

宋词赏析
元代散曲文学研究
华文教学论文集
读诗写诗谈诗
新诗论文集

短篇小说集

最后一个女儿
魔 镜
雨在门外
窗外那云

教育出版社

联合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

出版以下的丛书

小说：为了爱，要恨！（韦西）	\$1.50
游记：飘飘夜雪报冬寒（陈华淑）	\$1.80
小说：雨在门外（周繁）	\$1.80
散文：音乐雨（辛白）	\$1.60
新诗：花柏山（苗芒）	\$1.80
新诗：杜红抒情诗集（杜红）	\$1.80
小说：模（尤今）（即将出版）	\$2.00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175A-179A,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S\$2.50

SBN: 06 0166 3